

笔墨家山

东坡，我以一生相守

刘友洪

眉山有条“L”形的历史文化街区叫“纱毂行”，在纱毂行东边约三里的地儿，岷江老河道折弯弯贴身而过，在江面迂缓平畴开阔之处有个码头，那是古时的眉山人北上成都南下乐山的交通换乘点，叫做王家渡。

这散发着时间芬芳的老地名，便把千年前的眉州与今日之眉山，紧紧连接了起来。

曾有外地客人问我：“眉山是峨眉山吗？”我借用一位哲人的话这样回答他：你可能不知道眉山，但你一定知道苏东坡；你可能不知道苏东坡，但你一定知道“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

我于1997年再次踏上眉山这片土地。其时行政区划调整，从原乐山市分出几个县来，成立了眉山地区。我便从乐山的安乐窝里，起身赶赴眉山。这一下脚踏落地生根，至今已27年。

我记得我来眉山报到的那天，正是充满希望的“开学季”。来到单位临时租借的办公室，当我走进三楼的办公室兼卧榻，推开窗户时，琅琅书声便传入我的耳膜。我的目光穿过林荫，定睛一看，但见一群学生排成横队，端正正立于东坡盘陀像前，齐声诵读着苏东坡的诗句。

此楼正位于三苏祠的北边，与三苏祠仅一墙之隔。呵呵，原来我与苏东坡做了邻居。

此后，我曾多少次站在窗前，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当曙色升起的时候，笼罩三苏祠的黑夜便逐渐褪去，三苏祠一次又一次从遥远的过去来到今天。更多的时候，我是推开窗户，任凭三苏祠的清风、鸟鸣以及游人的声音，涌入我的窗棂，与我一道沙沙走笔。其时许多文件文稿，以及我那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豆腐块”文章，就在这鸟语花香中写成。

工作之余，我便沿着纱毂行一边漫步，一边畅想东坡。

其实，纱毂行早已“名不副实”，与其说是一条街道，还不如说它是三苏祠的一道围墙更为妥帖。这条大约800米长的街道，紧贴于三苏祠的南边和西边。这也难怪，当年苏家在此做做丝绵生意的时候，确如现在这般模样——前店后宅。

那时我们去处无多，纱毂行就成了休闲散步、饭后消食的地方。从西头进去，东头出来，或东头进去，西头出来，走一圈下来，差不多就半个钟头，刚好合适。

在这段不长的行程里，包含着若干节点。位于纱毂行南段的三苏祠南大门，是纱毂行最醒目的位置，匾额上何绍基手书的“三苏祠”三个大字，已为苏家代言多年。当晨曦唤醒了三苏祠的文字，“苏门一丁”便打开那厚重而沧桑的木门，一群又一群的小学生、中学生就鱼贯而入。来自全国各地搞研学学生们，他们把这趟旅程看得无比神圣，穿着统一的校服，或是换上了汉服，毕恭毕敬地站在殿前，默念着悬挂于两侧的对联，体悟古往今来的浩荡文风，感受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南大门西边有一通高大的碑刻，我常常在那里驻足。苏东坡的千古名篇《赤壁赋》勒石其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阴刻于碑上的东坡书法，远看过去，就像凸出来了一样，那一双双从文字里生长出来的眼睛，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冷眼看着世间百态。

最上游激动的，还有南大门东边一棵从三苏祠围墙内伸展出来的黄葛树，被誉为“眉州第一树”。树干皴裂，满身沟壑，浓荫满地，遮天蔽日。这株古树，守护苏宅千年，据说当年苏家姐弟还攀过呢。

在纱毂行的西段，有扇不太显眼的木门，进得门去，是眉州东坡酒楼的“母亲店”。“长江绕郭如鱼肥，好竹连山觉笋香。”最令人心惬意的，是在东坡老家的花红柳绿下寻副桌椅，点几道扎根于民间的东坡美食，视觉、味觉、听觉便唤醒了儿时的记忆，妈妈的味道瞬间从心底泛起。

好多时候，我会选择在纱毂行的东端停留。那里有间城市书房——博学书屋，它在眉山建区设市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全城最大且

张开戏剧的翅膀

冯俐

委员笔记

儿童戏剧的准确名称是“未成年人戏剧”，服务对象涵盖18岁以下所有儿童青少年。所有国家的儿童戏剧创作演出内容中，讲述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其重要构成。儿童戏剧天然承担着带领孩子充满兴趣地了解文化传统、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成为本民族优秀子孙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原创儿童剧《马兰花》以民间故事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述“勤劳勇敢”的中华美德；老舍先生的儿童剧作品《宝船》教会孩子善良勇敢；黄宗江先生的儿童剧作品《东海人鱼》教会孩子诚实守信，随着“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随着‘宝船宝船，乘风破浪’等令孩子们着迷的口号，一代又一代孩子从中获得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儿童剧《岳云》、《西游记》一二三部等作品，都让孩子们在剧场里收获属于中国人的感动和自豪。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儿童戏剧工作者更加强烈的自觉。我们为孩子们创作了“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15部短剧，用艺术想象把成语的“种子”创造成水灵灵的“水果”和“蔬菜”，天马行空、充满趣味的短剧，可能不是原典故，不是看图说话却完全体现成语本意，与成语“种子”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令走进剧场的孩子面对全新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兴致勃勃、爱上成语；我们在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中增加了老和尚，从“三个和尚没水吃”中生发出“齐心协力”的正向价值，以充满东方韵味的舞台呈现和世界戏剧语言，把充满反讽意味的故事讲得温暖明媚，孩子们在欢笑中受教并体验到舞台艺术表达的妙不可言；我们用肢体偶剧《鹤·蚌·鱼》形象地表现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故事的同时，又延展“渔翁相争，谁得利”的戏剧反问，赋予故事新意，孩子们不仅深深记住了这个道理更会感叹我们的老祖宗太会讲道理了；我们根据唐代笔记小说《叶限》创作的新偶剧《叶限姑娘》，是比世界著名童话《灰姑娘》早一千年的同类型故事，孩子们也许说不出这部戏传达出了世界文明的殊途同归和中国文明的先进早熟，但他们充满惊喜的发现我们的祖先更早的时候就写出了“灰姑娘”，会由此获得一颗文化自信的种子……所有这些充满创造力的作品，都成功打破了当代孩子与传统文化的隔阂，从而对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持续学习和探究的兴趣。这些作品还成了广

受五大洲大小观众喜欢的中国故事，各国孩子们看了我们的戏，会很想“长大以后去中国”，大人们则会赞叹中国人太有智慧了。我们也从中深刻体悟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就是守正创新，没有守正，作品没有意义；没有创新，作品没有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意识到，通过儿童戏剧，带着孩子们走进、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加重要也更不容易。对于孩子来说，历史总是过于遥远、过于陌生、过于沉重，容易感到枯燥，但我们的孩子必须真正地了解我们的历史，才会成为更好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者。“只有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国家，熟悉祖国的历史，才能使他们真正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

2023年，我们联合故宫博物院，动手创作适合孩子和全年龄观看的歌舞剧《猫神在故宫》，以充满艺术想象的故事、歌舞剧的形式，进一步探索带领孩子们打开历史的方式。

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象征。要表达博大精深的故宫文化价值，恐怕一部戏也不够。但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一部戏，让没有去过故宫的人对之产生强烈的向往，让去过故宫的人对之产生新的旖旎想象。我们这部戏不是关于故宫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在历史背景的历史环境中，讲述的一个充满了趣味和情感的幻想故事，从而吸引大小观众产生对故宫的好奇、关切和热爱。

作为编剧，在我心里，这部作品的“榜样”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是《巴黎圣母院》，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创作《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起因，是受邀写一本以小学儿童为对象的通俗读物，向瑞典儿童介绍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地理，但这部作品却让一百多年以来的全世界孩子充满想象和向往地记住了瑞典。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其影响更是不言而喻，我以为，巴黎圣母院能够成为法国二百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成为法国及欧洲文学文化地标建筑，在很大程度上



▲《三个和尚》

▲《猫神在故宫》

上得益于这部文学作品。

无论是塞尔玛还是雨果，都是带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完成了艺术形象，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开启了瑞典、法国和全世界的儿童青少年走进这两个国家历史的大门。我很希望，这部《猫神在故宫》可以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打开一扇走进中国历史的大门，让厚重的、深沉的、陌生的、遥远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在今天的孩子观众心里变得有生命、有温度、可亲又可近。

这部作品中，故宫始终是内在的聚焦主体，而剧中的主人公却是一只活过两次的猫：一只几百年前紫禁城里的猫，因为它对人类伙伴的深深眷恋，经由奇特机缘，得以穿越数百年时光回到曾经的紫禁城、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这只小猫在初建的故宫博物院里寻找着自己，寻找着曾经陪伴自己的伙伴，认识了生活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各位猫朋友，认识了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代表着不同历史记忆的“会说话”的朋友们，还认识了一只好奇的小耗子……最后，不仅找到了心的归属，更成为故宫的守护者。这是一个透过猫的视角讲

一粒稻香

钟法权

烟火人间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浙江省浦江山上，仿佛是为探寻8000年前那颗神奇的稻米而来。

宛如宝石的上山四周群山环抱，起伏的山峦正如千里江山图中错落有致的图画，仙女峰在缥缈一般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近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场，在四月和煦春风的吹拂下，一齐摇摆着婀娜的身姿，霞光下的草舍尽显原始古朴，袅袅炊烟与架在浦江之上的彩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座让我如梦如幻的彩虹之门。

从浦江上吹来的风湿润而甘甜，给人以清新畅快。形状各异的万千水田，已经犁好平整，静卧在大地上散发出浓烈的泥土气息。人工培育的秧苗在温暖的塑料大棚里已长出了一掌多高，在温暖的光合作用下，是那般的青翠欲滴。一位老农满怀希望地对我说：“只待秧苗再长半掌，时节一到，它们便会被移植到平整的水田里。”

霞光在悄无声息中消失，挂在草尖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亮破碎，顺着毛茸茸的叶片和茎秆渗入泥土之中。进入上山文化博物馆，听着讲解员有声有色地讲述，看着一件件石器、一个个陶罐、一粒粒碳化稻米，在不知不觉中仿佛置身于8000多年前上山人发现野稻谷的那一刻，穿越历史的隧道，那是一个多么久远而神秘的原始世界啊。

传说在一个金色的秋天，一场秋雨后的清晨，上山人中的一个长者，如往常一样，提着尖足陶罐，沿着一条走熟了无数次的小径到浦江取水。当他临近浦江的一片低凹地带时，阳光下只见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从闪烁着金黄的光芒。长者踩着草丛，信步走向那片金黄的草丛。长者并不认识



眼前的植物，更不知道它叫野稻谷，也许只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因为饥肠辘辘，随手掏出一根稻穗，摘下一粒野稻谷扔进嘴里，牙齿轻轻一磕，谷壳裂开，一种特有的馨香瞬间在口中弥漫。

那时的上山人，上树采摘野果，石子打击飞鸟，棒打野兽吃生食，哪里吃过稻米，这可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长者喜出望外，丢下陶罐，用手采了一把稻穗，兴冲冲地回到上山的泥棚草舍，他要把意外的发现献给群居的上山人。

上山人见长者手捧一把稻穗，只是觉得金黄的野稻穗有点特别，并不知道能不能充饥果腹。长者一脸得意地现场做起了示范，从稻穗上摘下一粒饱满的稻谷放进嘴里，上下牙轻轻咬嚼，谷壳与稻米被分离。面对族人的目光，他并没有急着将稻米嚼碎，而是将稻壳米粒吐在了摊开的手心里。

秋日的阳光下，那粒洁白如玉的稻米在长者粗糙的手心里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人们好奇地一下子围了过来。连声问：能吃吗？能吃吗？

长者将米粒重新放回嘴里，几番咀嚼，一个幸福地吞下。长者满嘴留香地连声说：好吃，好香。

上山人是一哄而上，从长者手中抢要野谷粒，学长者的样子，用牙分离野稻谷壳，咀嚼野稻米，吞咽入腹。果然如长者所言，稻谷不仅好吃，而且有着淡淡的米香。从此，聪明的上山人从野稻米中尝到了甜头，开始在湖岸边、小河边和低凹地采摘野稻谷。稻谷好采，稻谷壳难剥，用牙齿剥掉一粒粒稻壳壳慢而费时，上山人开始摸索将稻谷放在石片上用石头碾压，金黄的稻壳在力的作用下，与乳白色的稻米得以分离，一粒粒稻米被碾压出来。有了稻米，如何煮熟，习惯生吃的上山人，再一次富有创意地将稻米放在装有水的凹形石窝中，靠太阳的热力煮熟野稻米。

显然，太阳的热力是有限的，煮过的稻米只能是半生不熟的稀粥。在人类没有学会钻木取火之前，靠太阳的热力煮稻米成为上山人一个漫长的生活过程，直到有一天，上山人学会钻木取火，才开始慢慢学会用陶罐架火煮饭，用陶罐贮藏稻谷，以备冬天缺粮食用。

时间的齿轮在历史的时空中运转，上山人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学会了将自生自灭的野稻谷改为人工培育，摸索出了育秧、插秧、收割的农耕方式。随着生产力从原始到手工到机械的漫长过渡，上山人实现了由用锋利的石片收割稻谷到用镰刀收割的转变，用手摔打谷粒到牛拉石碾碾谷的转变，从只会熬煮稀饭到学会蒸米饭的转变。在一整套的稻谷种植生产、加工程序的漫长岁月中，从原始走向手工，从落后走向今天的

现代培育种植。每一细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一种跨越，一种脱胎换骨的农耕文化的变革。我生长在江汉平原北部水乡，从小就见证和经历了从整田到育秧，从插秧施肥到病虫害防治，从收割到牛拉石碾碾谷，直到最后翻晒、水磨加工成稻米，环节繁多，一粒稻米可谓得之不易，真正的是粒粒皆辛苦。

从上山人发现野稻谷的那个清晨，上山人从此便有了新的食物，随着学会陶罐的贮藏，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在出土的陶罐中，装着的一粒粒碳化稻米，便是上山人开始食用并贮存稻米的见证。在高倍显微镜下，一粒完整的碳化稻米是那样地栩栩如生，就像出土的舍利子那样既神奇又让人崇拜。摆放在聚光灯下乌黑发光的碳化稻米，从此成为上山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成为揭秘人类最早发现稻谷食用的见证地和发源地。

稻米是世界一半人口的谷物，浦江边的上山人从发现野稻谷到学会食用栽培，从大面积人工种植到流传推广，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人类从那一刻起，从此有了化解饥饿的主要食物，食不果腹的生活景象得到根本性改观。

一粒稻香变成一锅的饭香，浦江上山的沃野稻香成为人类稻作文化的起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上山人永恒的生活规律。夕阳西下，伴随着牧童的笛声，缕缕炊烟的升起，人间烟火的气息顿时弥漫整个浦江大地。

五月的春天，浦江两岸的稻田又是一片新绿，秧苗生长的拔节声与浦江奔涌的流水声，弹奏出一曲动人的田园交响乐章。“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幅有花的乡村图画，在我眼前如诗似画地徐徐展开。

（作者系著名作家、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最为雅巧的阅读空间。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会在那里待上一阵子，蜷缩在安静一隅，在某本书，或某段文字里，与东坡相遇。

与我一样，流连于纱毂行的游人，心中都装着一个苏东坡。他们或是驻足赏景，或是剥开一段时光、感知岁月芳华，或是天马行空、构思某个情节，为文中的人物增添精彩。而附近一些居民，则随遇而安地坐在树下的简易凳子上，玩着扑克，摆着龙门阵，家长里短，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我刚到眉山不久，建区伊始，万事开头，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并不熟悉的工作内容，以及繁重的工作任务，我日渐焦虑，严重时几至失眠。我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待心绪稍稍宁静，我翻出了随身带到眉山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著、张振译的版本，书脊上已蒙了浅浅的灰尘。我恍然大悟，空间上的邻居，并不等于心理上的邻居。那些年里，我先后读了三遍《苏东坡传》。书是越读越厚，也越读越厚，书上先前的那些问号，在我后来的阅读中，逐步从宋史、全集、年谱中一一得以解决。这样的阅读让我明白，“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人一辈子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纱毂行往南走，有座“启贤堂”，是新中国成立时眉山专区专员公署办公楼，砖木结构，融（国）苏（联）两国风格于一体，亦中亦洋，具有厚重的年代感。往东走有座“叶公馆”，清代建筑，四合院，里面至今还住着七户人家，使得这座历史建筑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往东北走，是眉山县川剧团旧址，曾经一席难求的眉山剧场保留至今，站在台下抬头仰望戏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那婉转悠扬的唱腔与清越激昂的伴奏。

我曾经协助新华社记者做过几组随机采访。这时，一位老者牵着一个小孩走过来。我们迎上去得知，老者是外公，当过教师，小孩是外孙，那天是他五岁生日，外公带他去游三苏祠。外公说：“每年生日都要带他来三苏祠游玩，这已经是第四年了”，“要把东坡文化的种子，从小种在他的心里”。当同事俯下身去，欢迎小孩背一首诗时，他脱口就是——“大江东去……”

随着眉山城市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我早就搬进了位于新区的住宅。时至今日，我仍保留着推窗看书写作的习惯，随着那鸟鸣啾啾一同涌进的风儿，竟带给我如此熟悉的味道。

（作者系四川省眉山市政协副主席）

